

忆在山海间-香港城市大学访学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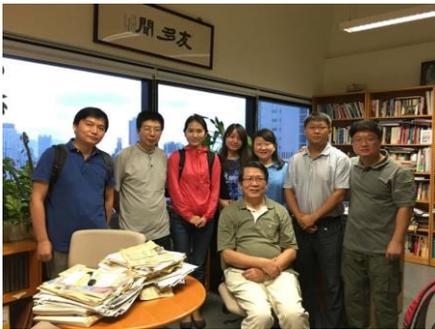
齐辉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研究员

从香港访学归来，已三月有余，但思绪似乎还常常能回到那美丽山水间，回到与访学同辈们尽情徜徉于学术的情景中。这段短暂而难忘时光，从学术、思想甚至性格上对我所产生的影响必将终生受益。本想着手整理访学的记忆，写就一篇像样的长文，但常却被杂事所困，以至一拖再拖，为此常有愧对师友之感。前面才华横溢的访学同侪已经将此次访学的经历写的精彩纷呈，面面俱到，我想再梳理一些细枝末节，力求“细微处见精神”，故称此文为“拾遗”。

一、从渝入港不易

重庆和香港的山城地貌颇有几分相似。从重庆江北南山的“一棵树”遥望整个渝中半岛，那高楼林立的都市气象和灯火阑珊的美丽夜景真与香港神韵相通，重庆的夜景号称“小香港”，这种相通之处让我早已期待赴港访学之行。

香港城市大学内地青年传播学者访学项目在内地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每年从内地选拔青年学者赴港交流，如今这些学者大多成为所在领域的业界精英和学术骨干，由此衍生而成的“多闻雅集”已成为一个包罗全国优秀中青年学者的学术团体，学会定期组织学术聚会活动，为国内青年学者所关注。此前我对“多友”的活动早有耳闻且“心向往之”。2015年10月当香港城市大学申请访学通知公布后，我第一时间填写报名表，并顺利通过申请。据说本届申请访学者共有130多人，最后仅16人入围。李金铨教授也常常感叹，报名优秀者太多，常有难以取舍之感，不但要考虑报名者资历与能力，还要照顾到地区、学校甚至是性别的平衡。他曾说，“未能入选者非不够优秀，实在是名额有限，不能让人人都如愿”，因此我能入选其中，却为幸运。



入港之前，金铨老师和梁燕芬老师，把入港访学行程安排，注意事项，住宿所在地的地图和交通信息都详细告知，每样工作和通知都做的井井有条，精准周到。也许是好事多磨吧，没有想到因为我个人的一个疏忽，险些未能入港。原来，在渝办理赴港签证时，我因户口未在重庆，因此赴港签证办理时间很长（至少一个月时间，后来才知道可以加急办理），为了缩短签证办理时间，我将赴港材料委托亲戚在我的户口所在地哈尔滨办理。4月5日我从重庆坐飞机赴港，落地香港机场后在办理入境手续时却遇到了麻烦。原来在办理签证手续的时候，最关键的是香港入境处发出的淡黄色入境单，只有拿着这一文件才能进入香港。我在拿

签证时，没有看到这一黄色单据，想当然的以为是在哈市办理签证时被收走了。飞机落地时我因没有入境单而无法入境香港。当时我被领到一个房间与其他入境有问题的人一起接受盘问审查，等待进一步处理。这期间，我与香港入境官员的对话沟通十分困难，在嘈杂的环境中，她说的“港普”我听不明白，回答自然似是而非，为了能在将她的话听清楚，我本能的拉近了对话的距离（大概相隔有一米远），而对方则迅速避开，始终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此番场景让我感到十分的尴尬。几经周折后，入境官员才明白我将黄色入境单忘在重庆的事情，因我有护照，同意我以“游客”身份使用护照过境香港7天，期间拿到入境单后需重新办理入境手续，方能长期逗留。这次意外，可以说让我的香港之行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别样的经历。

可能是水土不服，入港一周后，我的眼睛又莫名红肿疼痛。在与一位眼科医生朋友远程视频后，被确诊眼结膜炎（民间俗称的红眼病）。香港药店里全是保健品或非处方药不像内地可以随地买到抗生素和消炎眼药水，只好坐城铁出罗湖口岸去深圳购买。回来后，饮食忌辛辣，卧床静养了两三天，按时滴药水和药膏，眼部炎症才慢慢消退，当然为此我也遗憾地缺席了去《大公报》社的访问和与蒋莉老师的分享会。这两件小插曲看似是我香港之行的挫折磨难，但今天看来更是对我性格的磨炼，生活的锤炼。我把它们看作是生活给予我成长的礼物，教会我做事要更加细心，更加耐心，更加有条理。人总是在挫折中成长，挫折也教会了我们要笑对人生。

二、城大印象

香港地少人多，地价奇高。香港城市大学又地处香港城市核心区域自然也是寸土寸金。整个大学的主题建筑由数座连体大楼组成，楼与楼之间有走廊相通。因为地方狭小，其图书馆、学生交流空间、餐厅、体育馆均建在楼内。为了能在有限的空间内给学生更多的活动区域，大学的设计者可以说绞尽脑汁拓展活动空间。例如，大楼内随处可见用于交流学习用的桌椅和沙发，方便学生随时交流。空间小反而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觉城市大学学生的思想活跃，善于交流，学生社团活动众多。设计者还利用山体和大楼的空隙，设立了一个标准游泳池，在靠近达之路一侧设计了微型花园，小桥流水，亭台楼榭。为了方便学生，城大修筑了过街通道与知名的购物中心“又一城”和港铁相连。在城市大学，除了缺少一个标准室外运动场外，这里的设施是十分齐全便利的。

在大楼内的公共空间有很多展板方便学生张贴各种活动通知和表达思想，各楼体间有功能之别，不同区域多用不用颜色相区分。楼与楼之间大多有廊道和电梯串联，初入其中恍若迷宫。各楼群间均有餐厅分布，餐厅设计并不局促，目测能容纳数百人同时就餐。城大的学生食堂，美食众多，但大多中西合璧，其口味与内地差别迥异，价格相比香港本地消费堪称物美价廉。对我而言，食堂的多数餐食都不合口味，唯有一种名为“双拼”的套餐与口味与内地接近，成了我每餐必点的“保留曲目”。

访学第一天，李老师安排组织我们参观城大教研设施。媒体与传播系坐落于城大创意媒体中心。这座建筑是由美国建筑师设计师丹尼尔·里波斯金设计，地处地势很高的涉水埗与学生宿舍区毗邻，能够远眺九龙和海港。媒体与传播系设在五楼，整座大楼设施齐全，包括音乐舞台、屏幕房间、虚拟现实实验室、录音工作室、电视房间、计算机、多功能剧场、灵活的展览空间、演讲厅甚至还有商店、咖啡间和楼顶花园。该中心外观体量尖锐向上。建筑的外部采用条带，建筑的内部的天花板采用采光带，从远处看造型十分别致，过目难忘。

媒体与传播系各种设备一应俱全，学生在这里可以掌握电视、网络节目制作的基本技能。学院为访学老师配置了一个房间，有电脑可供使用。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传播系中间会议厅不规则四边方桌印象最为深刻，这张桌子黑白色调呈梯形，配有可升降的多媒体设备，其占地

面积约 20 多平米，桌子完全由媒体系何舟老师设计，总造价近 18 万元。因为其造型独特，面积巨大且功能齐全，据说常被用来做城市大学校长会议之用，此后一个月我们都与这张大桌相伴，共同分享各位先生、老师的学术智慧。创意媒体中心大楼是城市大学为数不多的单体建筑，每次去学习都需要穿过城市大学拾级而上，步行需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加之四月天热，我又体胖，每次到创意媒体中心都是汗水湿透衣背，几乎成为每日一次的“减肥”之旅。

每次去城大听讲，都要路过与之毗邻的南山邨，这里是香港最早的“公屋”，由数栋独立住宅楼组成，兴建于 70 年代，这里生活的大多数为老人和中低收入者，房屋虽略显陈旧但维护尚勤，周边环境整洁。公屋一层多为社区服务、医疗药店和超市。有时吃腻了食堂的餐食，我们可以在南山邨的小餐馆换换口味。公屋附近设计了儿童乐园，街角处亦时常能见到绿植或街边花园，尤其是街头树木很多都茂密参天，从中可见香港市政建设回归自然，以人为本的理念。

南山邨旁边有一处山岗高地，就是我们所住的区域。这里据说居住的多为中小企业主，整个区域由大片独立住宅和高层住宅组成。独立住宅大多为三四层的小楼组成，配有院落，围墙之上多布置铁丝网和视频监控，院落大门紧闭。整个区域并没有多少市井生活的气息，街道上也难觅餐厅、市场的踪影，只是偶尔能够看到购物或者带孩子的菲佣。能够在地价奇高的香港拥有独栋住宅或者院落可见，业主的身价不菲，也难怪这里被认为是“富人区”。

香港城市大学校园虽小，但和国内知名高校一样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烙印。我在东北高校工作时，因为当地受苏联高等教育影响至深，很多大学都有着如同莫斯科大学一样的蛋糕式塔型主楼。加之北方多缺水且冬天寒冷，所以要想修建内湖都颇为不易，个人以为就校园景致而言，北方高校较南方为逊色。当然校园美丑觉不仅在校园景致，而是它的内在和精神。城市大学因地处香港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港府能够拨付一块土地，修建一所大学已实属不易。近年来城市大学在各项国际大学排名中名次不断提高，在最新的 QS 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 55 名，仅次于国内上榜的清华、北大和复旦，实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为此吸引了众多内地学生来此求学。城市大学整体的学术氛围浓厚，学风自由，侧重对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所大学的行政管理水平也很出色，我们去办理各项事务接触学校的行政人员都文明有礼，工作勤勉，办事不拖延，效率颇高。

除了拥有出色的硬件环境外，城市大学还有一只出色的教师团队，以媒体与传播系为例，这里的教师大多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有着良好的学科背景和科研能力。直接负责访学项目的李金铨老师，是深受学生爱戴的导师。2007 年我在北师大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抗日救亡运动》其内容涉及到文人论政的史实，当时正逢李老师主编的《文人论政》一书出版，其中很多史实和理论观点丰富了我对抗战时期学人救国的理解和认识。工作后，我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民国初年中国新闻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涉及到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的流布及其影响，当时搜集资料时就查到了李金铨教授和张咏老师合著的一篇密苏里新闻模式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的论文，论文十分清晰地勾勒密大新闻学对中国尤其是对燕京大学新闻教育的影响。当时我尚未看到论文的全文，只是在网上查到了李老师做演讲的课件，尽管只是片段，但仍给我的论文提供了写作的灵感。李老师热衷于新闻史研究，他擅长用社会科学的多维视角和理论重新审视新闻史学问题，往往能够给予新闻史研究以新的视野。当下中国新闻史研究正经历着转型和分野，一部分学者不断挖掘新史料，从中洞悉发微，得出富有创建和可信的新论。另一部分则试图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已有新闻史问题和现象进行再诠释，两种倾向共同将中国新闻史研究推向深入。李老师的研究取向显然属于后者，他对中国新闻史诸多问题的认识往往能从一个人物、事件上升到普遍意义的大关怀，将看似平常的新闻现象赋予了新的意义。先生研究新闻史论文虽然数量不多却每一篇都能引起新闻史学界的关注，给人以启发。李老师知人阅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充沛的体力和幽

默感。我初到香港后，因为签证文件遗忘在重庆，总是有点担心文件不能如期到港影响入境。此事我并未与李老师说，但他却看出我有些心事重重，几次发微信给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让我倍感温暖。每次行山我总是无奈的落在队伍的最后一方气喘吁吁的去追赶大部队，而李老师却每每走在队伍最前列为我们领路，先生的好身体，真让我自叹不如。

访学期间还聆听了传播系主任李喜根教授的《传播学的文献价值》，周南教授的讲座“走自己的路才能成为自己”，都让我印象深刻。此外，李宏宇老师的纪录片创作，涉及众多历史人文的内容，她引导学生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时代变迁，其中的父辈系列和文革系列直面历史伤痛和代际冲突。负责日常事务的梁燕芬老师是个很热情有爱心的老师，她时常主动问我们这些访学老师需要什么帮助，她喜欢网购，对香港的购物如数家珍。我曾问她在哪里可以购买到体育用品，她热情的帮我上网查询，并下载打印，在地图上，耐心地用笔标注路线帮我寻找便捷路径。还有一次我问她哪里可以买玩具，她告诉我“又一城”的玩具反斗城，省去了了寻找之苦。

三、山行中感悟多元文化

以往访学每周金铨老师都会带领多友行山，在饱览山景中寻古探幽，交流思想。对于这样的行山活动我早已十分期待，无奈天公不作美，我们访学的四月份遇到近年来少有的湿热天气。每逢准备行山，天就下雨，而行山最忌这种多变的极端气候。五月即将离港，为了弥补遗憾，李老师约我们去龙脊行山。龙脊是香港最负盛名的行山路线之一，因为其容易行走攀爬，景色秀美而著称。其大致行程是从石澳坐车上山沿山路攀爬至打烂埗山顶，然后从石澳郊野公园下山至大浪湾。当天依然是绵绵细雨，爬山时能见度尚清晰，虽有薄雾，但远处的岛屿在山海间时隐时现如蓬莱仙境。爬山途中，渐渐大雾弥漫，美景逐渐消失在迷雾中，天地间唯剩一片混沌。起初山路不平，坡度较大，行山较为艰难。我因长期缺乏锻炼，这段山路让我每前行一米都倍感吃力，气喘吁吁。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跟着队伍爬到山顶，萌生中途放弃，但看着同行伙伴都始终攀爬不懈，又备受鼓舞，咬紧牙关紧跟着大部队，终于一步步坚持到了山顶。至山顶时，整个龙脊已经完全被浓厚的雾霭包围，劲风夹杂着细雨，山下景致已经踪迹全无，我们至少怀着一种遗憾的心境踏上归途。



下山途中，天气渐露转机，原本还是厚重的浓雾见见消散，不多时忽然一阵海风吹过，龙脊似乎瞬时变得阳光普照，碧海如镜。拾级而下，从龙脊俯瞰整个海湾，蓝天，大海，沙滩，远山，各种景致相依相守，不离不弃，尽收眼底。至大浪湾时，这里早已成为戏水者和弄潮儿的乐园，成人在大海中游泳冲浪，孩子们则在沙滩上玩着堆沙堡，淋漓尽致地享受着

自然的馈赠。行山中，游人如织，为了方便游人，山道中各种指引标志鲜明醒目，陌生人行山中如果路径稍窄都能够相互礼让，互相关照。这里的游人注重保护环境，绝少能看见乱扔东西的现象。此次行山我也发现，很多在此生活的人都喜欢借助行山的方式，回归自然，放空身心。他们通常穿着专业的登山鞋和防辐射服，带着登山手杖，三五成群，结伴出行，行山大多已形成固定的线路，类似龙脊的行山线路还有很多，每条线路都有别样的风景，这已成为港人流行的一种休闲方式。我所生活的重庆也是一座美丽的山城，可惜我来此地两年，忙于工作从来无暇去领略山城之美，在香港行山让我意识到要充分利用山城的优势把行山这种既锻炼身体又磨练毅力的休闲方式继续坚持下去，让它融入我的生活里，成为我锻炼身心的生活乐趣。



香港中西文化交融并存，宗教文化氛围强烈，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见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遗存，信众颇多。香港前身是渔港，故妈祖崇拜也十分盛行，在香港外岛总能看见或大或小的妈祖庙，香烟缭绕，信众众多。在这里我想说一说香港的黄大仙庙，它是香港最著名的本土庙宇，也是香港唯一能举办道教婚礼的宗教道场。黄大仙原名叫赤松仙子，医道高明，为人所爱戴，在香港逐渐聚集一批信众，形成祭拜的文化传统。据说香港的黄大仙有求必应，尤其是摇卦颇准。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访学多友也一起去黄大仙庙访古。这座庙宇完全由信众捐资兴建，整个建筑前面为庙堂后面是花园。一入山门，我就感受到浓厚宗教氛围，入口处有志愿者引导，自取香烛7支，然后至大殿前上香许愿。大殿前的角落有一处摇签空地，供人摇签使用，空地旁有提示，提醒信众主要保持秩序，不要拥挤，可以想见在高峰时期，这里香火必极为繁盛。问签旁边有解签的地方，对签上的文字进行解读，据说卦文颇准。

访学中还有很多人和事让我难忘，美丽的西贡、长洲、塔门也曾都留下了我们畅游的身影，可能再写一篇长文也不能一一记述我访学收获，就此收笔，留作日后细述。香港是我的福地，从港回渝的三个月里我喜事不断，先是中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随后一篇论文又获得全国新闻学会优秀成果奖，冥冥中似有贵人相助。今天刚好是内地的教师节，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者，李老师是一个执着的传道者，这种访学交流活动无疑促进了城大新闻传播学与内地各大院校的合作与沟通，其意义不亚于民国初年密苏里大学威廉博士在华传播新闻教育。在教师节之际，我衷心祝福敬爱的李老师及师母身体健康合家安顺，祝“多友”们节日快乐，

愿我们的学术团体蒸蒸日上。

齐辉
2010年9月10日

